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九節

先叫丫環婆子將兩個姑娘搭到西暗房，又將二位姑娘的兵刃也都拾起來，叫婆子將袁紅玉背後的衣服挑開，看箭傷之處，有檳榔大一塊紫青色。楊六爺說道：「這是毒藥箭。我哥哥何以不在家中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昨天頭一撥定更來天，你歐陽弟去到雙龍山盜劍，二撥你哥哥與勝三爺、蕭三爺一同前去，隨後又有蔣五爺、黃三太等前去打接應，至今尚未回來。」六爺點頭說道：「此時天光已然要亮啦，我二哥與勝三哥，他們也要回來啦。千萬別起袖箭，此乃是毒藥箭。」說著話，叔嫂二人進了屋中落座。獻茶之間，忽聽得西跨院叮噠叮噠的聲音，又一聲吶喊，如同巨雷一般：「小子們！都死啦？老娘可還在嗎？」楊六爺隔著竹簾一看，來了一位大漢，裸體闖進。老英雄一怒，忙將大衣服脫下，攬寶劍一掀門簾，縱到院中。遂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看劍！」孟金龍一看說道：「小子，你把我們家裡人都宰啦，你還沒走呢？」六爺舉劍就刺，孟金龍伸虎掌要抓。翁氏太太早就看見啦，一楞神的工夫，爺兒倆動上手啦。喊道：「六叔慢動手！猛兒不許無禮！那是你六叔。」爺兒倆各收招撤步，翁氏太太一看金龍赤條條，說道：「金龍，你因何回得家來啦？」

原來，老義僕上雙龍山與主人送信，說有賊人火燒宅院，殺孟家老小，勝爺等一怒，雙龍山血濺庭台，殺退群賊。蕭三俠方要追趕，勝爺道：「且慢追賊，金龍你趕緊打水面回家，去救宅院。」金龍答應，遂即急忙奔回孟家寨。再表那孟家寨被楊六爺將群賊趕散後，帶傷的淫賊向東逃去。救火的鄉鄰滿河坡皆是，惡賊一看救火的人甚多，救火又都是行家，將葦子用鉤一搭，向河裡便推。惡賊一看天光已亮，要走不了，孟家寨周圍是水，由燃著的葦垛南面下水，背後的劍傷被水一泡，疼痛難忍，劍傷約有一指來深，半尺來長，惡賊負痛，心中思索：「先向東，然後再向北，躲開了那救火的人，可就有了命啦。」蘇士龍正向東覺，天光已然發亮，忽聽正東水聲嘩啦啦直響，惡賊一看，好大的魚呀，像小船一般，這許是江裡的魚，由此向東南方向泅去。賊人拚著命抹頭往北覺水，忽然那魚向上長身，上身出水道：「你把我們家裡人都宰啦，你往哪兒跑呀！」賊人聞聽，聲如巨雷，不敢答言，向北覺去。金龍一個蒙子追上賊人，一伸虎掌，將賊人兩腿腕子抓住，向上一提，看見腿上有血跡，乃是劍傷流下的血，大英雄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將我們家人都宰啦？」說著話用手向兩下一分，若在旱地就將賊給劈啦，水裡不得勁，劈不動，金龍遂一伸虎掌，向襠裡一抓，就聽撲的一聲。惡賊採花開黑店，傷害行人不知多少，今天遇見傻英雄，竟死在水內，這也是報應昭彰。大英雄踩著水回家，一看大葦子飄的滿河皆是，大英雄心說：「都燒了不要緊，只要我娘不死就成。」來到河坡叫道：「小子們！家中怎樣了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大少爺來啦？快家來看看吧。」

傻英雄上河坡，奔向家中跑去，進了東院，見了婆子問道：「老娘呢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在西跨院呢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都死，老娘可別死呀。」說著話向西跨院跑著，「吧嗒吧嗒」，猶如砸地腳一般。楊六爺又不懂他的話，在十年前爺兒倆見過面，今日如何認識？遂掀簾子出來交手。老太太掀竹簾一看，氣得連氣都喘不上來，遂說道：「好畜生！還不穿衣服去！」

大英雄自己一看身上，說道：「紅褲子被水沖去啦。」這才跑到書房穿衣服。仍然光著腳再回西跨院，叫道：「老娘啊！你老人家沒死就得啦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見你六叔吧，這是你六叔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我是他七大爺！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胡說！與你天倫是把兄弟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得啦，磕頭吧，誰叫他救了咱們一家子呢。」磕頭磕的方磚地亂響。家人等救滅了河坡的餘火，然後將蘇士虎死屍拋在河內，孟家寨人等這才放心去。

單說雙龍山勝爺將群賊殺敗，已遣金龍由水面回家，蔣伯芳由陸路回家，將雙龍山用火四面燃著，這才趕緊回家。三俠、歐陽大義士，六小攙扶著老義僕，到了西山坡，船在河沿，孟二爺大呼嘯渡船攏岸，將老義僕孟忠攙上船去，安置在艙中，給他敷上刀傷藥，船急速回孟家寨。離孟家寨裡許，一看河中漂泊的大葦子，也有燒了的，也有未燒的，滿目皆是。孟二俠心中暗想：「全家必定片瓦無存了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孟二弟！愚兄連累了你全家被害，於心何忍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我想吉人天相，恐不至有大兇險。」蠻子罵街：「我是王八羔子！我是混帳東西！我叫賊魔，終日講究放火燒賊，今天叫雁啄了眼啦。」惟有本人孟二俠說道：「老恩兄不要如此難過，燒了我的宅院我再蓋，我的葦子也不能都燒了，燒了也算不了什麼。您弟婦已經六十歲的人啦，設若死也不算短命，有你姪子與我在，我們爺兒倆再置家產，重整田園。傷了家人，那也是命裡該當，也無可如何。蕭三弟、歐陽賢弟，不要傷心。」列位，這就是行俠作義的人，明白交友之道，若是孟二爺一哭，勝三爺豈不當時得了慢怠了嗎？所以孟二爺反談笑自若。船到河坡，老少英雄一看，心中稍安，只燒了七個葦垛子，房子是一點未動。老少英雄棄舟登岸，黃三太等攙扶著老義僕孟忠，大伙剛進了書房，楊六爺由內宅夠奔書房，給勝爺等請安問候。蠻子喊道：「唔呀！楊六，你救了孟二哥一家的性命，你真是個好王八羔子！」楊六爺不好還言，因為同著自己兒子楊香五。蠻子見愈不還言，他是愈罵。此時勝三爺週身是血，蠻子皮襖馬褂也成了紅的啦，孟二爺家有的是衣服，叫家人取出來，大伙淨面換好衣服。蠻子喊道：「孟老二哥！可有我的衣裳嗎？」

孟二爺說道：「都有，就是沒有那麼肥大的皮馬褂啦。叫家人弄點碱水給你洗洗吧。」孟二爺這才謝過楊六爺相救，並問從何而來。

原來，楊六爺自從在家納福十餘年，六奶奶生了一子，名叫香五，家傳的學業，又拜勝爺為師。雞鳴五鼓返魂香，是從明朝一位處士的門下所傳，學時須對天盟誓，不以此香傷害良人，並不許借此為淫盜之事。後來傳到一位雲遊道者司馬聞，這司馬聞又傳授香五。由拜在勝爺門下之後，勝爺回家，由黃三太、楊香五眾人掌理鏢局之事，楊六爺隱在田裡，逍遙自在。

京東樂亭縣離莫州三百來裡地，聽人傳說，勝爺六月二十八辦喜事，回到家中與六奶奶一提，勝三爺六月二十八與少爺完婚，六奶奶說道：「咱們一來行人情，二來看看咱們孩子，這十餘年你也未曾與勝三爺見面。並且你與勝三爺提說，叫咱們孩子回趟家，住一月兩月的。」因此楊六爺帶好兵刃暗器、水衣水褲，夠奔莫州行人情。六爺在家納福，並非是狂傲，此次沒有要緊事，所以不僱車腳。此時正是六月間，天氣炎熱，走得一身汗，天晚住在店內，脫去了大氅，涼爽涼爽，到第二天就覺著頭昏眼黑。要是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時，武將頂盔擐甲，就叫卸甲風。店主人給請了一位大夫，診脈開方，服藥後稍覺輕鬆，在店中養了幾天，身體復原，楊六爺多給店裡一二兩銀子，這才起身夠奔直隸莫州古城村。到了古城村勝宅，家人一回稟，勝奎接迎，一進院中，看見燒得七零八落，六爺一問，勝奎將前後情由說了一遍。勝奎又說道：「我天倫對天盟誓，拿不著老道，找不著桿棒，至死不回故里。」六爺一聽，連忙問道：「追向何方去了？」勝奎說道：「走了五六撥，皆向南省去了。」

楊六爺心中暗想：「我三哥為人慈善，群賊竟敢如此，真是好人難做。我好幾百里地趕到古城村，誰也沒見著，我何不向南七省走走？」六爺想了，辭別了勝奎，這才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杭州尋找眾人。杭州府是五方雜地，一日在酒樓上吃飯，巧遇華謙華子阮跟一個乞丐病夫吃飯。五爺與六爺也有十餘年未見面啦，老哥倆見了禮，悲喜交加。華五爺又給引見，遂說道：「這位是四哥的盟弟，金面韋馱張旺。」五爺與六爺敘了些離別之情，十數年未見，真是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消磨兩鬢霜。五華謙就提起頭一撥捉拿老道師徒，火燒方成宅院之事，又把指引歐陽天佐及蔣伯芳趕老道去建寧府雙龍山之事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張旺說道：「六弟你也追下去吧。凡有奇才異能之士，我遇見了就叫建寧府指引。」六爺說道：「我要追我三哥，只不知三哥的去向，今既知道向雙龍山去了，我即時起身。」

說著話，這位六爺站起，辭別華、張二英雄，這才打杭州府起身。忽然想起孟二哥由台灣又遷回孟家寨住，正東就是孟家寨，一江之隔，離孟家寨還有十數里地。楊六爺一想：進孟家寨總得過擺渡。此時天氣已經掌燈啦，我莫若先找店住下，明天再往孟家寨。一看這座店，門道掛著燈，上書「雙合店」。

剛要進店，跑堂的與伙友弔坎：「並肩子紐瓢招落把合，蒼孫太覺。」楊六爺聞聽，黃眼珠亂轉，他們說的黑話，就是說老頭

大煙，哥們回頭看看。這麼兩句話，六爺黃眼珠一轉，燕尾鬚一捻，心中說道：「好小子，坎弔到你姥姥家來啦。」老義士誠心要笑，說道：「有整所房子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上房跟東西廂房一所。你多少人？」六爺說道：「一個人。」伙計說道：「你一個人怎麼住這些屋子？」六爺說道：「我愛清靜。我包袱裡物件價值連城，淨是核桃大的寶珠七八十顆，有金砂子鑽石、翡翠瑪瑙，多花幾兩銀子店錢不要緊，為的是清雅。」掌櫃灶上群賊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號買賣就發了財啦。」

六爺撇開了一要酒菜，擺不開兩桌對在一塊。楊六爺又道：「明天我走時還得拿點乾糧，又要一壺開水。將門上好，別上我屋來，明天多給酒錢。」六爺將門一上，白開水就饅頭，吃白齋，酒菜倒在牀底下，白開水饅頭不能攪薰香蒙汗藥。楊六爺暗中繫綁停當，一看外屋兩個鍋灶，掀開鍋蓋一看，裡面還有半鍋高粱，提起鍋一看，乃是倒下台階的地道。六爺將鍋仍然放好，蓋上鍋蓋，搬個凳子坐在一旁。等到二更多天，一看鍋向上一起，將鍋移在鍋台之上，楊六爺一看，鍋在鍋台上啦。

正在此時，忽又見一宗物件鑽了出來，晃晃悠悠。仔細一看，有飯碗大一物，青臉紅髮，臨到鍋台的時候，就如麥斗大啦，然後又下去了。再上來可就是真人啦。楊六爺一揪頭髮，一劍紮在咽喉，往上一提，拋在旁邊。底下一問，上邊沒答話，又上來一個，又是如此。一連三個，第四個臨上來的時候，可就留了神啦，楊六爺一伸手摀住網帕，他向下一縮，將頭髮斬落一縷，跑到櫃房說道：「了不得啦！去了四個人死了三個。」

蘇氏弟兄聞聽，聚齊店中之人，掌上燈球火把，夠奔上房。群賊來到北跨院，不見殺人的客人，方要到南跨院，南跨院著了火啦，楊六爺一晃透風巾，放了好幾把火，這方出了店房。有心要到孟家寨，天氣半夜不便，前面有一個樹林子，進了樹林子，在樹林之中打一盹睡。正在朦朧之際，忽聽一陣大亂，人聲鼎沸，齊喊：「孟二爺的院中失了火啦！」楊六爺驚醒，乘亂上了擺渡，過了河遂進孟家寨。舉目觀看，孟家的宅院未著，楊六爺到了孟宅，躡房越脊，一看院中無人，到東跨院東房上一聽，有人說：「殺了就得啦。」楊六爺一聽，腳底下一使力，踩碎了陰陽瓦，又聽道：「大膽賊人！敢來孟家寨無禮。」

向地下一看，有一個穿桃紅的女子躺在東邊，一個穿銀灰的女子躺在西邊。老英雄看罷，縱下東房報了名姓，遂劍斬蘇士虎，紮傷蘇士龍，柳玉春、張德壽等四下奔逃。這都是因果循環，才有六爺來的這樣巧，趕走群賊，少爺孟金龍回來，爺兒倆見面，保護了宅院。

勝三爺回到家時，已經沒有事了，眾人才急忙來到後院看望二位姑娘的傷痕。老弟兄五位上後院的時候，正趕上翁氏在屋中，孟二爺在前邊，翁氏太太一見勝三爺等，都在前面進來，翁氏太太急忙跪倒說道：「老恩兄，小妹拜見。」勝三爺躬身說道：「老弟請你免禮吧。」蕭三俠遂與翁氏跪倒行禮，翁氏答禮相還。蠻子過來叫道：「老婆子！我給你磕頭。你怎麼沒擦點粉？」老太太低頭笑而不言，轉身而去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歐陽賢弟太頑皮了。」蠻子說道：「當著勝三哥，他不肯言語，我就佔便宜了。」五老與小弟兄等進了西暗間，婆子丫環早將姑娘的小褂背後扯開，那枝袖箭釘在姑娘左腋下。二位姑娘，一位臉向西躺著，一位臉向北躺著，銀鳳頭前放著幾張紙，口內不住吐血。勝爺問道：「蕭三弟、孟二弟，你們看此箭傷，是不是與我所受的箭傷相同？」孟二俠、蕭三俠答道：「不錯，一樣。」勝三爺叫了一聲：「於小姐！袁小姐！」呼之不應。勝爺說道：「百草轉陽丹專治吐血、五癆七傷、毒藥箭傷。道爺不在，為之奈何？」語畢，勝爺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連累了眾位弟兄，如今又連累了二位姑娘受此重傷，為之奈何？」孟二爺捶胸頓足，蕭三俠唉聲歎氣。歐陽爺一笑，說道：「蕭三哥，得用多少百草轉陽丹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兩粒足矣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巧啦，吾這里正有兩粒。」勝爺掀髯說道：「歐陽賢弟，你為何拿愚兄取笑了？」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，我可不敢拿勝三哥取笑。」說著話，由腰中掏出一個白紙包兒，打開了遞給勝爺，勝爺一看，果然是兩粒百草轉陽丹。蠻子說道：「這是給三哥你老人家治傷的時候，我偷的。」勝爺遂將兩粒藥研為細末，叫家人急速取來無根水，告訴婆子媽媽用刀將袖箭傷旁的紫黑肉刮了，將藥用皮子膏藥貼在傷上，上一半，灌下一半，銀鳳灌下一粒。老弟兄五位回到前院喝茶，小弟兄七位，方要擺酒，家人進來稟報：「由東回來了一隻小船，一個老叟搖櫓，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少爺，還有一位女子，說是前來拜望。」

蠻子說道：「我倒忘記了，準是石俊山老王八羔子。」孟二爺告訴院裡女眷接待女子，孟二俠等出來迎接男客，果然是石俊山與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，那女子即是林士佩之妹。石俊山毒龍懷杖挑著兩個包袱，張茂龍、蕭銀龍等上前接待，石爺說道：「茂龍、銀龍，這兩個包袱是你們二位的，兵刃、暗器、頭巾俱都在內。」銀龍、茂龍收了包袱，當面拜謝。大眾歸了客廳，喝茶擦臉，不必細表。大家用飯，石爺叫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！你們認得這位姑娘不認得？勝三哥你許認的吧？」勝爺一笑，說道：「愚兄哪認識女子呢？」石爺說道：「此乃林士佩之妹林素梅。雖然林士佩一母所生，可與林士佩性情不同，姑娘乃是節烈淑女。皆因為林士佩骨肉無情，姑娘女扮男裝，夜宿賊店，丫環遇害，姑娘隻身一人，在樹林之中自縊，被我所救。當時我並不知他是女子，事後我將姑娘收為義女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深知姑娘。南北英雄會的時候，林士佩要燃地雷，姑娘五體投地，勸兄長不可點地雷，林士佩不從，豈知地雷被道兄所破。石賢弟，你如何與劉雲相遇？」石爺將救劉雲，驚走秦尤，毒龍懷杖打林士佩之事說了一遍，並將女兒素雲與劉雲治傷之事也說了一遍。當時求勝爺為媒，與劉雲、素梅成就婚姻，蠻子寫帖。大眾酒飯已畢，蠻子將寶劍取出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這是道爺的寶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眾位賢弟血戰一場，只得了一口寶劍，老道未獲，桿棒無跡。惡道此次夠奔台灣去，恐怕台灣不能收留惡道，他必然仍奔杭州府。眾位賢弟，連三太，咱們還短一位要人呢，何以蔣五爺未見到來？使我放心不下。」蠻子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不用惦念五爺，他必然追下群賊去了，萬無差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銀龍、賈明，你們六個人先奔杭州追趕老道。」黃三太等答應一聲，遂站起身形，夠奔杭州。」你六個人起身後，老夫隨後就到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金龍，你且在家中保護。」

六位英雄曉夜行宿，饑餐渴飲，到了杭州未訪著惡道蹤跡。

金頭虎到了杭州，見著老道就揪：「雜毛小子！」當胸就是一掌，老道說道：「這是怎麼的啦？無故的抓住就打。」黃三太作揖賠禮說道：「我兄弟是傻子，道爺多擔待吧。」弟兄數日仍未尋著惡道，心中一煩惱，在店中吃完早飯就悶睡。住了幾天，店家也知道是保鏢的，眾人睡醒起來吃茶，伙計們說道：「眾位達官，為什麼整日的睡覺呢？杭州八日大廟，為何不上廟逛逛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什麼廟哇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此廟甚大，每年對台戲，刀山馬戲，無一不有。這兩台戲俱都是名角，各種貨物無一不全，今年廟裡十分熱鬧。」金頭虎一樂說道：「黃三哥，老道、張德壽、桿棒，這回全都有啦。老道取童子紫河車，張德壽採花，必然上廟去，廟上有的大姑娘小媳婦。我若見著老道師徒，左手揪老道，右手揪張德壽，你們一搜老道小包袱，桿棒就有啦，豈不是一舉三得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別說夢話啦，老道那麼老實？」蕭銀龍一打聽方向，伙計說道：「人山人海，你們跟著看熱鬧的人就去啦。」弟兄六位，遂來到錢塘門，就見男女老少絡繹於途，出錢塘門外有二里之遙，廟的西邊，大小買賣、各種賣吃食的，一家挨一家。廟西俱是茶樓酒店，廟東是生意場子，大鼓書蓮花落，練把勢賣藝的，廟後是賣木料的。弟兄六位走到廟前東角門外，角門東面圍繞著一圈子人，就聽裡邊有人說話：「無量佛，善哉善哉。這一位施主二子一女之命，幼年多受奔波，中年運氣不好。」

又聽說：「六文錢一卦，概不奉承。君子問禍不問福。」那人說道：「道爺，你真是未到先知。自幼我父母早亡，同叔孀過活，受了些困難。我叔孀去世後，我正在中年，遂當家主事，還算不錯。」無量佛，這一位施主高壽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五十四歲。」老道說：「這位施主可不要惱怒，你還有九年的陽壽。六十三歲的那一年，你就該去世了。這一位施主十年剋妻。」

此人說道：「道爺你真是神仙，我內人已死，留下兩個孩兒，晝夜啼哭，叫人心煩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叫他給我算算卦，我問問他我有幾個兒子？」蕭銀龍說：「你還未成家呢，你哪裡來的兒子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娶媳婦一下轎就生養大小子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不要無理取鬧。」道人道骨仙風，有出塵之概，娃娃臉紅嘴唇，半尺餘長的墨髯。此道者乃是返老還童，蕭銀龍沒看出來。金頭虎說：「他是生意人。沒有那樣靈的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，咱們上廟去吧，廟上熱鬧極了。」眾人進了廟門，有鐘鼓二樓，五層佛殿，弟兄們前後游完了，又向觀

音殿的後院走來。院中有四架大葡萄架，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！咱們摘葡萄吃去。廟裡和尚要攔阻，咱就問他是你們家裡帶出來的嗎？我們的廟千佛山真武頂，有行路之人，白住管飯。」傻小子那裡曉得紅蓮羅漢弼昆長老是周濟人，他以為應當的呢。廟裡當家的將這四架葡萄都賣出去啦，人家已經摘完了。

金頭虎近前一看，沒有葡萄啦，眾人遂向東南角而來。

看見東南角上有座彩棚，紅綠五色綢子紮的彩子，有四對牛角燈，彩棚當中有一塊紙糊的匾額，上書四個大字：「以武會友。」彩棚口外南邊十八件大兵刃架子，彩棚北十八件短兵刃架子，鋒利耀目，彩棚裡面八仙桌上，有一架天秤。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，看這塊匾上四個字，他就認的一個，遂念道：「什麼什麼丈。」就認得這一個還錯啦，將友字念成丈字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以武會友四個字，就認得一個，還蒙錯啦。」黃三太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！練把勢的不能這樣闊。」蕭銀龍道：「有作生意之人，咱們何妨打聽打聽？」蕭銀龍遂向一個作小買賣的問道：「掌櫃的，求你告訴我們，這座彩棚是何人所設？裡面是怎麼個意思？」作小買賣的說道：「本杭州府的少爺，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在此搭彩棚以武會友。一會兒你就看見啦，家人抬來兩隻箱子，裡面俱都是銀子。有好武的要願意比武，比如要賭五十兩銀子輸贏，你放在秤盤上五十兩銀子，少爺也放五十兩銀子，你要將少爺兜一個筋斗，摔一個趑趄，少爺輸銀五十兩，餘外還送給五十兩。願意多賭也是如此。」蕭銀龍打聽明白，忽聽西角門外一陣大亂，遂說道：「大少爺來啦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走走走，去看看我們大少爺。」眾人怕他惹禍，在後面緊緊跟隨，就見許多人騎著馬，向南來進了四角門。那馬有鐵青馬，有棗騮紅，有白龍駒，有甘草黃，有銀色白，二十餘人，都是武士打扮。就聽有人喊道：「大少爺裡邊吧！」就見這位少爺，頭戴武生公子巾，身披一件米色大衣，周圍金線走邊，雪青的十字絆，一巴掌寬的英雄帶，米色的腰圍子，年在二十多歲，白淨淨的臉面，五官端正。三太黃爺又看眾人拉著一匹白馬，銀鬃銀尾，啾啾的亂叫。三太平生最愛好馬，遂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這匹馬真好，總有六七百地腳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要愛惜此馬不難，等他跑到清靜地方，我搶來給你。」黃三說道：「你少要胡說。」弟兄六位來到棚前，就見少爺居中正坐，眾教師南北兩邊相陪，彩棚後東南有茶水點心，大眾坐下喝茶。廟後頭的人就擁擠不動啦，比看練把勢的，又省錢，又多見世面。

正在人聲嘈雜之際，就有人在西角門外喊道：「閃開！閃開！」黃三太一看，兩個人抬著一隻箱子，壓得槓子直響，搭到彩棚之內，天秤桌前，打開箱子，一個個的都碼在天秤桌上，俱是雪霜白銀子。傻小子母狗眼直翻，叫道：「楊香五！我偷一個，咱們兩個人分分如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，千萬不要玩笑，這位播官乃是知府的少爺，你要搶人家的銀子，這場官司你打得起嗎？」就聽播官說道：「這三天咱們練啦，沒有人進場子。哪一位有能為的，請上播台。」語言未了，打北面閃出一人，身材五尺往來，豆青的大衣，藍短靠，其貌不揚，鷹鼻龜背蛇腰，細脖子，非常的難看。遂說道：「公子爺，今天我請一請。」忙將大衣脫脫在彩棚，站在當中面朝西，口中說道：「眾位老少英雄，這是本府台的大少爺焦公子，率領我們眾教師以武會友，有好武的朋友，不論是保鏢的，護院的老師傅，皆可以上來練練。杭州府乃是五方雜地，藏龍臥虎，誰不知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？有會武術的朋友好練的，請進場來，我們奉陪。要賭輸贏，願賭五十兩銀子，我們也賠五十兩，兩百兩。那位說我沒帶那些銀子能上播嗎？三兩兩也無不可，這是以武會友，就是分文未帶，也無不可，你只管進彩棚，咱們作為取笑。」說著話，晃悠腦袋，無奈就是無人答話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火燒我勝三大爺宅院，這一水就撈上來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怎麼撈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這一次打孟二大爺家帶盤費不少，咱們大家湊一百銀子，我先與鷹鼻龜眼那小子賭輸贏，我兜他一個筋斗就是三百兩；回頭我就賭上三百兩，我再兜他一個趑趄，就是九百兩，再賭上這九百兩，我再踢他一個筋斗，就是好些個百兩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傻小子，就有一個便宜，被王華買去啦。你看看廟上，千人萬人，誰進場子？他是知府的兒子，他要打了人，哈哈一笑，要輸給別人，翻臉就惹不起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怎麼那麼膽小呢？知府就不說理嗎？」不表傻英雄與香五口角，再說播台上有一人說道：「眾位，我姓王，外號人稱野雞溜子。」王七方將此話說完了，遂站一旁。焦公子亦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再請一請吧。」焦公子忙將大衣服一閃，勒十字絆，繫英雄帶，來到播台前，一抱拳說道：「眾位，把勢場沒有大小，有好武術的只管請進場子來。無論保鏢的、護院的、教場子的子弟老師傅們，帶著銀子的賭輸贏，金賭金還，銀賭銀還；沒帶著銀子的以武會友。」

公子將話說完了，台底下仍然默默無言。王七說道：「我再請請，這麼些位，連一個好武的都沒有嗎？我打一趟拳，眾位看看。」說著話王七一拉勢子，打了一套拳，蕭銀龍等一看，平平常常，比三座毛四門斗強點。焦公子說道：「王教師退下去，我也打一趟拳。」遂說道：「眾位若看我的拳有錯，多求指正。」

語畢，亮姿勢，打了一趟拳。列位，打拳要准，發招要穩；縱如風，站如丁；手眼身法步，招招精奇，式式到家，真受過高人傳授，明人指教。打完了一抱拳，對台下說道：「見笑，見笑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真奇怪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哥，您怎麼看奇怪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紹興府山陰縣結義村姓黃的甚多，黃家本族有三十六手黃家拳。焦公子這套拳，正是黃家門上三十六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人說您誠實，您原來也會捧場。知府的兒子打拳，就是黃家拳；要是總督的兒子，就是賈家拳啦。」黃三太這一席話不要緊，後來引出奸盜邪淫、苦樂悲歡好些事情，後文書暫且不表。

且說王七見公子打完了拳，復又來到播台前，對台下說道：「台下這些位可稱人山人海，你們眾人就連一位會武術的都沒有嗎？難道你們練會了把勢，就會關上門，等到夜晚當著老婆子練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哥，這小子太傲慢無禮。我到播台上打他一個大嘴巴子，要不將他脖子抽歪了，我就叫母老虎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，何為這樣無涵養呢？君子當積福，小人仗勢欺人，他這是狐假虎威。播官不是知府的少爺嗎？他們幹什麼來啦？咱辦什麼？賈五哥千萬不要惹事招非，叫大家跟著受累。咱們不是沒當著眾目之下說咱們是保鏢的嗎？」

正在此時，就見南面有一個喊叫，聲音洪亮，喊道：「你不要藐視杭州沒有能人。」語畢，忙將大衣服脫去，就夠奔播台而來。背後一位老者，急忙揪住這位少年的英雄帶，叫道：「少爺不可！臨來之時，我家主人諄諄囑咐老奴，不叫少爺惹是招非。您何必掛這宗火兒？他又不是指名道姓。」黑英雄將老家人向外一推，縱上播台，一聲喊叫：「跟你賭輸贏！你不該藐視天下英雄。」王七正在狂傲之際，黑英雄上得播台，毫不客氣，插拳就打，十數個照面，就看出黑英雄的勝利來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位黑英雄夠朋友，不像楊香五，軟的欺負硬的怕。」黃三太一語不發。就見王七向上一縱，照定黑英雄咽喉一掌，黑英雄一下腰，反左手將王七的腕子捋住，右腿照定王七的胸前，就是一腳。這一腳，王七可成了滾雞溜子啦，咕嚕咕嚕，滾出二十餘步，看熱鬧之人一陣大笑，真叫大快人心。

黑英雄面對播台下說道：「這樣能為還賭金錢？」焦公子站起身來，對黑漢說道：「黑英雄，你打了我的教師，你可敢與少爺比試嗎？」黑公子說道：「有何不可？打的是有能為的。」焦少爺與黑漢動手插拳，二位遠長拳，近短打，黑英雄忽然被焦公子將腕子捋住，底下一腳，黑英雄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看熱鬧的哈哈一陣大笑。黑漢站起身來，跳下播台就跑，向老者手中奪取包袱，老家人不給，被黑公子一把推倒，打開小包袱，取出一口樸刀。黃三太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！你看此人多粗魯？那播台上兵刃有的是，他不就近取，他偏下來取刀。」黑公子手持鋼刀，上了播台。焦公子臉一紅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你敢與少爺動刀？大概你是路劫的大飛賊。」遂叫道：「家人們！取過我的素桿亮銀槍。」這條槍八九尺長的點鋼鴨子嘴，上邊八個疙疸，鍍金鍍銀，素桿雪霜白，雞卵粗的槍桿，折鐵攪鋼打造，包一層銀衣，分量加重，故此叫玉面小霸王。焦公子一顫槍，黑公子擦刀便刺，三太一見，眼見得刀槍並舉，禍在當頭。

黃三太正要出頭露面，就聽西南角一陣大亂，喊道：「眾位閃閃，了事的來啦！此事非這位了，若不然了不了哇。這位在杭州府一蹶腳，四門亂顛。」眾人向兩旁一閃，此人上了播台，說道：「焦公子不要生氣。」又向黑漢說道：「你無事生非。」

黑漢說道：「他兜我一個筋頭。」此人說道：「你要不打他的教師，他就兜你跟斗嗎？」黑漢不敢多言，唯唯而退。眾人觀看

這位了事之人，面如美玉，五官端正，頭戴四楞袖口青布壯帽，正頂門上鑲著一塊白骨頭，青布的大衣，青布的短靠，棉花繩打十字絆，足登青布皂靴，細腰乍背。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大少爺，高抬貴手，看在愚下之面，那黑人乃是愚下之拜弟，愚魯不堪。愚下與大少爺賠禮了。」焦公子翻怒容換笑臉，將槍遞與家人說道：「原來是賀師兄到了。是您的朋友，在下實在不知，要知是賀師兄的盟兄弟，我決不能動手。」這人抱拳說道：「大少爺太謙。明天我帶著我盟弟，負荊到府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賀師兄說的哪裡話來？咱們是師兄弟，不要客氣。此事家嚴並不知，您要與令師弟到舍下，若被家嚴知曉，反為不美了。誰也沒打著誰，就是將誰打了，您這一來，也不過是哈哈一笑，就算完事。師兄您要得暇，不妨到舍下談談，千萬別提此事，若知是師兄盟弟，小弟天膽也不敢觸犯。還請致意令師弟，就說我此時不能離開擂台，假有閒暇，小弟必當拜訪。」

眾人一看，這位少爺雖然是知府之公子，談吐文雅，毫無驕傲之態，莫不暗中贊美公子的大度知禮。您道，這位了事的倒是何人呢？原來此人與黃三太乃是通家之好。方才黑漢一上擂台的時候，黃三太本就認識，比及插拳動手，黃三太以為比試拳腳，決不致有什麼危險，所以觀之不言，恐怕賈明惹禍，若告訴了賈明，黑漢被摔，賈明必然上擂與黑漢報復，所以黃三太只笑而不言。及至黑漢下台，由家人手中搶去小包袱，取出刀來，再縱上擂台，焦公子命家人取過了亮銀槍，黃三太一看，必有一場惡戰仇殺，當人山人海，萬眾之下，必然誰也不肯相讓，若焦公子受了傷，黑漢也不能全軀下擂，黑漢要是喪於焦公子之手，必然是一場絕大的風波，故此黃三太萬般無奈，才要分開眾人夠奔擂台，欲以友誼的關係，與兩人和解，以息這一場大禍。黃三太方要當魯仲連，這位少年的人急忙分開眾人，縱上擂台了事，黃爺一看此了事之人並不是外人，正是師弟賀照雄。原來黃三太與賀照雄、濮德勇、伍萬年，四位俱都是勝三爺的門下，四人又結拜了弟兄，受勝爺訓誨。賀照雄有賽專諸之名，是位孝子，賀照雄天倫臥牀不起，賀照雄在家晝夜服侍，勝爺辦鏢局好幾載的工夫，賀照雄未曾見面。他住在杭州錢塘門外安樂村賀家堡，提起家世，也是大明家為官，世代簪纓，如今雖作官，也是百萬之富，門前掛著「樂善好施」、「義著鄉閭」、「一方載德」等等匾額。賀照雄自別恩師，侍奉父病一年有餘，老人家一病亡故。方才這位上台打擂的名字就叫濮德勇，與賀照雄時相過從，師兄弟討論武術，賀爺在守制期內，還病了一年有餘，濮德勇侍師兄如親胞。閒文少敘，黃爺見賀爺已經了完此事，心中甚喜，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抽鷹鼻鷄眼的兩個嘴巴子去。」黃爺攔住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！這是何必呢？」此時焦公子在台上說道：「眾位老少賓朋，天也不早啦，我們也該回去吃飯啦，眾位散一散吧。」大眾看熱鬧的一哄而散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，人家都吃飯去啦，咱們還不走嗎？」賈明無法，只好跟隨眾人出了彩棚。

弟兄六位走到三層殿一看，俱是女子燒香的。賈明說道：「怎麼這兒燒香的，盡是大姑娘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真是渾小子，你看看是姑娘嗎？這是孫娘娘香殿，小媳婦們前來求子嗣的，老太太燒香拴娃娃的，都是為姑娘出了門子沒有兒女，前來給姑娘燒香許願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也拴娃娃去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還沒娶媳婦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先許下願，娶了媳婦一進門子，就生一個大小子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別搗亂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張七哥，你就是實心眼，賈爺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您叫他去他也不去。」眾人正說著話，就見由打二層佛殿角門，進來一男一女，前面的男子彬彬儒雅，厚藍綢子大衫，厚底福字履的鞋，八月中秋後還拿著涼扇呢。後邊一婦人，青綢子衣服，底下穿百褶裙，雖然是舊衣服，然而很潔淨，來到了孫娘娘殿前，請了一股香。這位是個秀才，後頭這位是秀才的娘子，請完了香，二人進了子孫娘娘殿，在各神位俱都燒了一股香，飄飄下拜，那女子穩重端莊，將那些擦胭脂抹粉的婦人，比的猶如妖精一般。這時金頭虎仍在殿外站立不走，楊香五叫道：「賈賢弟！咱們走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忙什麼，再看會兒。」就見秀才娘娘點完了香在前頭走，秀才在後面跟隨。忽然間由西角門撞進二十餘人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有穿紫花布褲褂的，有穿月白布褲褂的，藍綢子褲褂的，青綢子褲褂的，穿著小衣服，都露著七節鞭、九節鞭、手稍子、匕首刀、雙叉子，二十多人前頭一排，後頭一排，將角門擋住。

秀才娘子說道：「借光，我們過去。」娘子又回頭叫道：「相公你看看。」那位秀才遂上前說道：「借光，我們過去。」這群人說道：「怕擠別來。」秀才說道：「這是廟場，女子燒香之地，你們這樣舉動，須知我不是好惹的。」那群人說道：「你好惹不好惹的，跟誰說呢？你有勢力，叫府縣下公文，別叫男女混雜。」金頭虎一聽，就要挽袖口上前動手。忽見外面來了一人，藍紡綢褲褂，青靴子，短鬚鬚，手提打馬藤鞭，說道：「眾位，你們不認的，這是杭州府第一名士蘇文煥蘇先生。」